

倾诉人：弈诺 年龄：27岁 性别：男 职业：公司职员 倾诉方式：微信 记录整理：婧文

她说爱我，却没说只爱我

林梦总在加班后抱着我说“我爱你”，可从没加过“只”字？直到看见她没有拒绝和子涵接触，没有拒绝曜晨的礼物，甚至跟硕言说“还是你懂我”的聊天记录——原来“爱”能被拆成无数份，分给不同人。这场掺杂着暧昧的感情，最终在我摔碎那只情侣杯时裂开。可到底是她的爱本就廉价，还是我太天真，错把“被偏爱”当成了“唯一”？

那些藏在细节里的“例外”

我和林梦在同一家公司做销售，去年确定的恋爱关系。那天，销售部搞团建活动，她穿着酒红色长裙，站在聚光灯下像朵盛开的玫瑰，却径直走到我面前，递来半杯香槟说：“弈诺，他们都说你老实，我偏想试试。”

那时，我信了她眼里的光。我们在同一层办公楼办公，她的工位在我斜对面，抬头就能看见她低头写方案时微蹙的眉。午休时，她会端着果盘坐到我身边，把不爱吃的橘子递给我；下雨的傍晚，她会挽着我的胳膊穿过停车场，说“你的伞总往我这边歪，自己都淋湿了”。

可有些细节，像衣服上的线头，悄悄冒出来。

第一次起疑是在今年3月。部门聚餐后，同事子涵借着酒劲拍林梦的肩：“梦梦今天这身衣服真好看，在哪买的？”林梦没躲，反而笑着挺了挺胸：“秘密，下次带你去？”我站在旁边，手里还提着她的包，看着子涵的手在她肩上多停留了两秒，心里像被蚊子叮了一下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问她：“你跟子涵很熟？”她捏了

捏我的脸：“同事嘛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太生分不好。”末了补了句，“你别多想，我心里有数。”

后来我发现，她的“我心里有数”，是把分寸玩成了暧昧的游戏。

她会在小她两岁的财务科同事曜晨加班时，端着两杯咖啡过去，回来时手里多了块曜晨妈妈做的饼干，对我说“顺手拿的”；她会在长她5岁的人事科同事硕言失恋时，陪他在天台聊天，我打电话过去，她压低声音说“安慰同事呢，马上回”，背景里却传来硕言的笑声。

我旁敲侧击地提过：“同事之间还是保持点距离好。”她正涂口红的手顿了顿，转头瞪我：“弈诺，你是不是不信任我？我跟他们就是朋友，你别太小气。”她说完，凑过来吻我的嘴角，“我爱你啊，这还不够吗？”

“爱”字像颗糖，堵住了我的嘴。我看着镜子里她漂亮的侧脸，安慰自己是太敏感了。毕竟，她是我的女朋友，我们一起规划过未来，说好了明年春节见家长。那些模糊的瞬间，或许真的是我想多了。

生日宴上的“惊喜”

今年8月，我过生日，想请几个熟络的同事吃饭。林梦说要给我个大惊喜，提前半小时去了餐厅，让我晚点带大家过去。

我推门进去时，一眼就看到了坐在主位的林梦。她穿了条我从没见过的白色连衣裙，脖子上戴着条新项链——不是我之前送她的那条。更刺眼的是，她左右两边分别坐着子涵和曜晨，子涵正给她夹菜，曜晨在旁边说着什么，逗得她笑出了声。

“来了？”林梦抬头看见我，起身拉我坐下，“介绍下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‘惊喜’——子涵特意从老家带了好酒，曜晨订了你爱吃的蛋糕。”

我看着桌上那瓶贴着“内供”标签的酒，又看了看曜晨手里那个印着卡通图案的蛋糕盒，喉咙发紧。

子涵拍了拍我的肩：“弈诺，梦梦对你真是上心，前两天特意问我你爱喝什么酒。”曜晨跟着附和：“可不是嘛，她连你吃蛋糕不爱放蜡烛都记得。”

席间的气氛很微妙。林梦一会儿给我剥虾，说“你剥的总扎手”；一会儿又转头跟子涵说话，头靠得很近；曜晨讲笑话时，她笑得前仰后合，差点撞到曜晨的胳膊。

硕言来得晚，手里拎着个精致的礼盒。他径直走到林梦面前，把礼盒递过去：“知道你喜欢这个牌子

的香水，别人送的，给你了。”林梦接过来，笑着捶了他一下：“谢谢了。”

我攥着酒杯的手越来越紧。旁边的同事小赵凑过来，压低声音说：“弈诺，你心也太大了，没看出来他们几个都对林梦有意思？”我没说话，只觉得杯里的啤酒又苦又涩。

回去的路上，我终于忍不住问林梦：“那条项链，谁送的？”她愣了一下，摸了摸脖子：“哦，曜晨送的，说是庆祝我上个月的销售额破部门纪录，我不好拒绝。”

“那香水呢？”“朋友之间的礼物而已，你别这么斤斤计较。”她的语气冷了下来，“弈诺，你今天很奇怪，是不是觉得我跟他们走得近了？我都说了，只是同事！”

“只是同事会送项链？只是同事会在天台聊天？只是同事会记得对方喜欢什么香水？”我提高了音量，声音在空荡的街道上显得格外突兀。

她停下脚步，看着我，眼里没了往日的温柔：“弈诺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都说了我爱你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难道我连交朋友的权利都没有了吗？”

“我要的是‘只爱我’！”这句话脱口而出时，我自己都愣住了。林梦像是被刺痛了，冷笑一声：“你太天真了。感情哪有那么多‘只’？我对你好，不就行了？”那晚，我突然明白：她嘴里的“爱”，从来都不是专属。

聊天记录里的真相

冷战持续了3天。林梦像没事人一样，中午依旧端着果盘过来，只是往桌上一放，不再递给我橘子。有一天，她请假说去医院，我以为她生病了，偷偷给她点了份粥，备注“好好休息”。

傍晚时，小赵在茶水间拉住我，脸色复杂：“弈诺，你……你还是自己看吧。”他打开手机，点开一张截图——是林梦的朋友圈，发了张医院走廊的照片，配文“有点疼，但有人陪着就不怕啦”，定位是市中心医院。而下面的评论里，硕言回了句“等你出来请你吃甜品”，林梦回复了个爱心表情。

“我中午在医院看到硕言了。”小赵叹了口气，“他手里提着果篮，进了妇科诊室那层楼。”

我的脑子“嗡”的一声，像被重锤砸了一下。我想起林梦这两个月总说累，想起她推迟的体检……我几乎是跑着冲进办公室的。林梦刚回来，我一把抢过她的手机，她尖叫着去抢：“弈诺你干什么！”密码改了，不是我的生日，也不是她的生日。我红着眼问她：“密码多少？”她咬着唇不说话，眼泪掉了下来：“你就这么不信我？”

“信？”我笑了，笑得肩膀发颤，“我信你说的爱我，信你跟他们只是同事，信你去医院是自己一个人！可林梦，你告诉我，硕言为什么会出现妇科诊室楼下？！”她的脸瞬间煞白。趁她愣神的工夫，我试了试硕言的生日——手机解锁了。

聊天记录停留在当天上午。硕言：“别怕，我陪你去。”林梦：“万一被弈诺知道了怎么办？”硕言：“他那么老实，不会怀疑的。再说，这事本来就应该我陪你。”林梦：“还是你对我好……其实有时候我觉得，跟你在一起更轻松。”

往上翻，是她和子涵的聊天：“周末有空吗？去看电影？别告诉弈诺”；还有她和曜晨的：“你上次送我的那条项链，我很喜欢”；甚至还有她和部门经理的：“晚上的应酬，你陪我去嘛，他们总灌我酒”……最刺眼的是她给硕言发的：“弈诺对我是好，可他太闷了，不像你，懂我的欲言又止”。

原来我以为的“爱”，不过是她众多选项里最安分的一个；我珍视的情侣关系，在她眼里，只是可以随时抽身的退路。

我拿着手机的手在抖，转身时撞到了桌角，桌上那只她送我的情侣杯掉在地上，“啪”地一声碎了。杯子是陶瓷的，印着两只交颈的天鹅，她当时说：“就像我们俩。”

林梦扑过来抱住我的腰，哭声里带着乞求：“弈诺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！我只是……只是一时糊涂……”

“解释什么？”我掰开她的手，声音冷得像冰，“解释你怎么把‘爱我’分给那么多人？解释你瞒着我做的这些事？林梦，你连骗我都懒得用心了。”

我看着她哭得梨花带雨的脸，曾经觉得惊艳的漂亮，此刻只剩廉价的虚伪。我想起她无数次说“我爱你”，却从不说“只爱你”——原来不是留白，是她根本做不到。

我捡起地上的碎片，割破了手指，血珠滴在碎片上，像朵绝望的花。“我们分手吧。”我的声音很轻，却带着前所未有的坚定。

走出办公楼时，天已经黑了。晚风吹在脸上，有点凉，却让我清醒了。原来好的感情从不是单方面的施舍，而是两个人都甘愿为对方收敛起泛滥的热情，把“我爱你”变成“只爱你”。

至于林梦，她或许会继续在暧昧的关系里游刃有余，但我知道，我终于走出了那场自欺欺人的梦。碎掉的杯子粘不回去，就像被玷污的信任，再也回不到最初的样子。（文中人物均系化名）



AI制图